



論語考
六

書卡
800
6



800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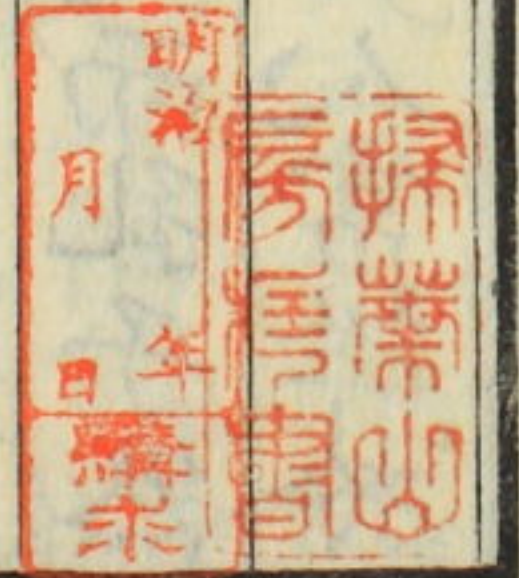


論語考卷之六

雍也第六

第一章 雍也可使南面

易傳曰。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故南面為人主之位。天子諸侯皆然。此言仲弓有邦君之德也。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上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匹夫之怒。唯以亡其身。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桑伯子未詳。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其所言皆此類耳又有子桑雎蓋即子桑戶也豈是伯子之名耶說苑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是亦可疑也可者伯子亦可使南面以其簡也故曰可也簡然仲弓疑以質之而孔子然之則伯子之簡非可使南面也凡夫子之於人常詳於

門人或略於外人故可伯子之簡也其然仲弓之言則無尊卑無長幼無不從人之善也豈不大哉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召誥曰王其疾敬德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無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蔡仲之命曰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

封敬哉。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辨安民哉。武王踐阼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皆謂居敬也。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故夫子答於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亦居敬之謂也。大禹謨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易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小辨曰：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故居敬而行簡，則可以臨民矣。

朱子引家語家語無其文，乃是說苑而劉向之語也。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是取敬以直內以造作此語，然要直二字不屬，可謂踈已。

聖人不沒人善，不求備於一人，固然然可。子桑伯子者，非此之謂，乃略之耳。凡事有簡而要，又有簡而不要，而伯子之簡，其要與不要不可知也。所謂心中無物，固非曰非達磨而何，亦非何者，其身非達磨，安知

彼心中哉

第二章 哀公問

夫遷怒之不可也其誰不知之然慮難勝氣或遷其怒至其甚也室於怒市於色貳過之不可也亦誰不知之然過各於黨又於性質故後過貳於前過至其甚也同過相貳於一時又文一過以為貳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者即其克已也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按家語顏回年二十九而

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凡夫子之於人詳於其門而略於外故稱孔文子為敏而好學其稱門人以好學則顏子一人而已不亦難乎

人之於學淺深不同有悅學者有嗜學者有好學者好學者非徒從其所能大有所用力也故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是不曰好學悅者又未及嗜爾後世不然凡與於學率謂之好學其稍深者謂之勤學朱子不知古義謂孔門皆

好學而見顏子獨有此稱乃曰真好學以顏子所好為真則其餘皆偽耶抑皆假耶豈其然乎怒在物不在己亦仁內義外之辨而怒之遷與不遷不在此也夫怒者事物觸其見聞而動於心者也當其未動時不得謂在己至其已動不得謂在物鑑之照應亦何足譬也要不知好學之義乃強深之高之耳

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固是不同而改過而不文雖非顏子可能者故自嫌其淺強合諸易傳也見其過而內自訟誤解是章以合諸不貳過也夫哀公問好學

而孔子答之如此則二事之為學明矣而以為成德之至不知孔子所謂好學在顏子一人而謂非詩書禮樂非孔門之學故也論語所謂德行與後世所謂德行乃是不同而視顏子亦如後世德行故曰和順積中也凡怒之微者雖小人亦不遷遷者不微雖不微者不見於聲色其遷否不可知雖見於聲色偶一不遷不可謂之不遷彼和順積中者何以見不遷怒哉且不遷怒非居仁而不貳過非遷義也仁齋之言未非而所引語不當何者能誅而怒與不得制而疾也懲忿窒慾及不報無道固有之蓋君子以容人又

以成事。小人以事上，又以全身則怒不可忍矣。然在上者當怒而不怒，善人反有受害。雖在下者當怒而不怒，善行反或見妨。凡事之如當怒而聖人君子不怒，即不當怒者也。故所謂當怒則怒，亦未非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薦周祜。謂文王也。孟子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不然乎？哭日不歌，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皆戴記所載是禮也。故孔子哭日不歌，亦行禮也。非餘哀也。夫能約情者流於佛老，否吾不知。老佛不敢論之，抑亦可貴也。若唯省

怒而不約餘情，是固不足貴。而論其所流則亦媚世之比耳。以和順積中為說，與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其失相均也。物子平生之說，此章最其所窮而不知其窮。句句而解，句句而謬，要不及宋儒也。遠

第三章 子華使於齊

子華公西赤也。其使於齊，未知所為也。冉子冉求也。此及檀弓以子稱。春秋傳稱有子，皆不知其故也。粟米之有甲者，春秋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預曰：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庾本魁作史，考工記曰：膠

三錡。絲三。邸漆三。料。春秋傳曰。申豐後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瓊。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鄭玄曰。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為籩者。今文籩為逾。是庾逾籩。其數同。五秉八十斛也。周振贍也。春秋傳曰。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詩云。靡人不周。孟子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字或作賙。周禮曰。五黨為州。使之相賙。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檀弓。

稱原憲為仲憲。家語又曰。子貢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咲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史記曰：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咲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九百未知其量也。毋禁止之，舜大禹謨曰：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周禮地官遂人職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鄉所也。凡所居曰鄉。月令曰：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儒行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孟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黨類也。所謂父母之黨，母黨，妻黨，義同鄉黨。世同鄉土者，故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皆同故鄰里是地，鄉黨是人。猶言州閭鄉黨，鄉黨州閭也。此章記孔子施予不苟者也。夫冉有請粟而夫子所許甚少，請益而猶少，而遂多予之，非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又為李氏聚斂，欲伐顓臾，其違夫子者不一。苟說夫子之道，不宜違之如是其多也。原思清節之士，且以為夫子之宰，故辭其祿，然

論語卷之六
夫子必予之蓋義當予當受也

此章邢疏分為二章朱註合之今從朱焉子華之使
邢謂為魯朱謂為夫子皆無據耳包咸曰以原憲為
家邑宰宰者家臣之通稱朱子云以思為宰勝古注
矣鄭氏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朱子據之以家數言
之周禮固然鄭朱並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
為黨是據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則其數固亦然然鄉黨謂人故
云孔子於鄉黨云其在宗廟朝廷亦可以見已相雜
人與地成句古文此法不一檀弓曰世公弔之必有

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樂記曰在族長鄉里之
中長幼同聽之亦然程子云求未達而自與之多是
其達與未達亦不可知而非所論也

顏路請車孔子直拒之冉有請粟夫子不直拒何也
孔子無車則廢禮而顏淵可無擲其意言之而後明
矣予粟不關禮而子華非當受粟其義不待言而明
故不直斥少許粟以示其非爾非學之道然也不憤
不啓不悱不發默而識之是皆學之事非所引于此
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謂禮者亦非
所引于此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取人之

道又自處變之意非師待弟子之道亦非所引也君子不欲傷人之意唯此言為無害耳夫孔子之德大也不論其為司寇否其門人而不用命不可莫甚焉何必回護也夫治天下非禮則法法家未非士為學非禮樂則理理學未非明三百年以法與理學為治其國容可見焉日本有古文辭學而學者多放蕩焉物子門人不從其教抑亦有故也

第三章 子謂仲弓

按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史記云仲弓父賤人蓋仲弓常慚之不言而自退故譬喻以進之也言苟有士德

雖欲不見用而世必用之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檀弓曰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孔穎達曰駢赤色也剛壯也駢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周禮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尃可也鄭玄曰牲體

完具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乃社稷也。黝讀為幽幽黑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尫謂雜色不純。按齊書禮志劉繪曰。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何休之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

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山川之牛角未聞其法。何晏曰。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亦未。知其所據也。觀明堂位之文。牡而騂剛。牲之通法。然則山川用騂剛。剛則其角尺矣。凡以為牲曰用。春秋曰。邾人執郕子用之。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犁即尫也。凡牛之純毛及駁文者。示各有所用。然犁是不牲而騂。周所尚故以喻仲弓父子也。用騂不獨山川。然山川者。天子諸侯之通祭。欲泛廣仲弓於世。故不以天不以宗廟。乃以山川爾。

牲牛之角曰握曰尺但言其長短不言其形形固不
 可不齊正然何氏所謂周正蓋當時所見者耳朱子
 直用之踈矣山川非神而何也論仲弓云爾者以有
 曰字故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是固有其例
 焉然此章不正言以譬喻言之故知其與仲弓言也
 家語曰不肖之父史記曰賤人朱子合之曰父賤而
 行惡是稍誣之至范氏所謂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
 為美則此章本意爾

此章前註未盡而謂之盡亦踈矣凡譬喻者物殊而
 事類事異而意比或一物同事而小大輕重相遠然
 後以為譬喻爾夫天有祭山川亦有祭豈可相踰乎
 謂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愈益不通又誤讀朱
 註以誣之朱子曰人雖不用神必不舍則下文之自
 是自然之自耳

第四章 田也

三月一時言其久也如三月不知肉味亦然三月不違
 仁依於仁者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日月至焉或
 一日或一月至仁而不能久也

日月至焉言其不久也以至解之非矣孔子曰仁
 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如尹氏說孔子亦有間

斷焉何必以間斷論之既曰仁至曰依於仁又曰求仁而得仁仁皆在外而不在內賓而不主又何辨內外賓主但論久暫可耳

田也非呼而告者不違仁非事故曰其心止日月至焉故曰而已矣何疑之則朱注非不倫乃自為不倫爾我欲仁斯仁至矣固謂自彼來也然曰居仁曰違仁曰去仁則為我往至彼何害之有哉

第五章 季康子問

從政與於政事也如今之從政何如今之從政者殆而亦然果敢決斷也家語云仲由為人果烈而剛直其

片言可以折獄材任治戎亦以果故也達通於人情事理也子貢聞一以知二亦以達故也藝多才能也子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家語云冉求有才藝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三者三子所長故以答康子也

從政非一意有謂執政者左傳楚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後政者新未能行令謂荀林父也傳又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云云晉語趙宣子曰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史記趙世家曰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有謂就公從者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

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
 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
 不從政將往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期不
 從政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後
 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有謂民從化政教者哀公問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
 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
 姓何從唯論語不然謂與於政事耳大夫爵也非官
 職也故有與於政事者有不與於政事者朱子解從
 政以為大夫未之考耳

通於物理通事理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若非通於事
 物之理不能聞一以知二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
 政不達謂不通人情者也謂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
 礙亦非不可然非通事理安能無所滯礙而所謂疏
 通知遠即通事理之謂而彼為宋學者乃不通事理
 者豈通事理之可輕哉

第六章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家語曰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費季氏邑公
 山弗擾以費叛季氏欲用閔子蓋在此後閔子不欲臣
 季氏故拒其使者也汶水在魯而近齊必在汶上言將

去而之齊也。史記云：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蓋據此章言之。家語所謂為費宰，恐非矣。

汶陽田魯地而齊取之，後歸之魯。然則汶水屬魯也。邢疏引地理志云：在齊南魯北。朱子因之，踈矣。謝氏內外之分，可厭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當大疏。是似知閔子者，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則似以閔子為後折節季氏，然此辭之不脩而意不達耳。則曰：豈其心哉？謝氏自言也。至其較以子路冉有，又不知閔子者爾。

春秋時仕大夫，非也。仁齋先生誤耳。程子固非之，何

者仕國與仕家高卑不同，其志之大小未遑論也。

第七章 伯牛有疾

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淮南子曰：顏淵死，子路蒞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朱熹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亡之，夫子自悲。垂伯牛也。伯牛不宜有此疾，而乃有之，故曰命矣夫。

家語曰有惡疾史記亦然淮南子則以為厲厲通癩亦作癘音落蓋切說文云癘惡疾也史記云豫讓漆身為厲然則謂不欲見人亦有理也

亡為亡人之亡不順孔安國訓喪失也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可見已亡之以下非語伯牛者親而執手而又為此語非永訣而何也

第八章 賢哉回也

孔子歷試諸侯以知道不行乃顏子先知而不仕能安其貧至屢空而不變塞焉夫人之於世出有樂有憂處有樂有憂富貴貧賤各無不有其憂樂故廣地眾民固

可樂簞瓢陋巷亦可樂唯其時為然故夫子云邦無道穀耻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當時天下無道而弟子多出仕者獨顏子有經世之才而不欲用退而守貧是不改其樂者也能知時者也故夫子歎美之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亦言其有經世之才爾簞用竹為之圓曰簞方曰筥瓢瓠也

安貧泰然世多有之孔子何必歎美之顏子之樂樂

簞瓢陋巷也。簞瓢陋巷亦有可樂之時。謂簞瓢陋巷非可樂。乃愚俗之論。非君子之言也。仲尼顏子所樂樂其道也。唯其樂道。故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亦無所不樂也。引而不發。徒使學者惑焉。宋儒不博考古文禮之亡而少存者。又忽略之曰。從事於博文約禮。徒虛語耳。始余從事宋學。欲不罷不能。今也既罷。愈益知其非矣。

顏子信天命之篤。固然凡不才而自知者。皆能安貧。才如顏子而不求仕。是為難矣。顏子教學為事。是出何書。抑亦不知顏子之樂為此臆說也。前章言達

磨此亦言之可厭也

第九章 冉求曰

人之於道。有力足者。有力不足者。力不足者。亦無如之何。然猶在乎道中。自畫者。乃止而不進。冉有非力不足者。而曰力不足。故孔子辨之也。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中庸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是力有所不足者也。求也退。此亦進之乎。

胡氏云。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何必然。且不改其樂。非盡力於學之謂。妄哉。

今者對他之辨非古今之今也且力不足者豈有古
 今之別乎如君子之居坐食言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亦為古今之今耶半
 途與中道固異然中道而廢半途而廢皆力不足者
 爾中庸或謂之德或謂之道謂無中庸之道不可仁
 齋固不知道物子亦不知道故鼎不佞未敢謂知道
 也

第十章 子謂子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示此章之辨也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亦小人之學也文學之弊或易

為人故戒之爾荀子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
 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
 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是以為
 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
 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

謝氏云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
 按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由此觀之謝氏說似有
 據然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
 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則子游所譏其教門人小子者，不可以論子夏而謝說誣古人也。蓋易為人文學，通弊故戒之。如此不然，別有所為而今也，不可知爾。

周禮太宰之職云：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註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然則儒教人者而職之名也。春秋時周禮不行，則儒為學者之稱。故儒行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

曰：敢問儒行。孔子對云云。莊子曰：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則儒為文學之稱，後世多因之。楊墨之道日盛，則有墨者，故亦有儒者之稱。而儒墨為道之名，後世或因之。豈先王治天下之道，而別有其名乎？其非道之名明矣。荀子之書又有俗儒雅儒大儒亦非名也。要之儒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故此章君子小人以德言者，而物子以為位，故係諸事。若必以出謀發慮治國安民為君子之事，凡不仕者仕而不與於政者皆不

得為君子儒以籩豆之末為小人之事者心學忽禮之氣習孔子不云乎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宗廟之禮雖末矣略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為孟敬子言之孟氏魯卿故也有司任職之稱非必小人矣舊註非全後世之說而物子之陋則古今無其比

第十一章 子游為武城宰

武城魯邑春秋傳曰昭公二十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是也家語曰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

以諾為名仕魯為大夫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知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蓋子羽未入孔門而為子游屬吏故時時至其室也史記曰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

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跡所在也。正義曰：按澹臺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鼎按水經注曰：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喪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祈禱焉。京相璠曰：

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子羽事如此，其詳不可得而知。然予從家語，他無取焉。今觀此章，子羽未入孔門，為子游屬吏，故有公事，以至其室。朱子蓋以為庶民故，至公事而窮，乃引飲射讀法之類，豈其然乎？

子羽事紛紛如是，且史記所載與家語大異。物子莫辨何哉？

第十二章 孟之反不伐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字。及春秋傳曰：哀公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

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大禹謨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易傳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功莫美於不伐。故孔子善之也。

莊子曰：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是緣孟之反不伐以成如此之說耳。凡論語所載古書可證甚多而不證之。乃引莊周所寓言其取捨之不當。亦可見焉。

仁齋說陋甚。物子辨之是矣。

魚曰：第十三章不有祝鮀之佞。

祝鮀衛大祝。字子魚。佞口才也。春秋傳曰：定公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呂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
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
使祝鮀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
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
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
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

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
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靖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
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公

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歲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此其佞可見也。且孔子稱其治宗廟，不唯有口，亦能率職者也。宋朝宋公子仕衛為大夫，春秋傳曰：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太子羞之，杜預曰：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南子，在宋呼之，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豎，喻宋朝艾老也。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出其妻而妻之。宋子朝即宋朝也，其出不知在何年也。此傷衰世俗，淫又易，誣人若無祝鮀之

佞徒有宋朝之美則雖無宋朝之行亦難免於禍也二子皆衛大夫豈孔子在衛言耶

口才與諛不同祝鮀非諛者也

書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韓非子曰齊景公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又曰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則以一不管二有何不順之有但誤佞字耳佞有二義一以為亦為口亦一以為諂為偽善晉語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注曰偽善曰佞故夫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微生畝云丘何為是栖

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執其一義以駁朱子其失均耳

第十四章 誰能出不由戶

人之動也當由此道猶出不可不由戶而莫由道故歎之也

為怪辭者所以深悲也謂怪而歎之非矣

出由戶譬也謂戶聖人所作道亦聖人所作為自然為非自然道之不行豈為是故乎可謂迂矣

第十五章 質勝文則野

野鄙也子路其言循性文不勝其質嘗以孔子正名為迂子曰野哉由也朱熹曰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

不足也。彬或作份。說文曰：份，文質備也。

包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是何足以為解？朱子得之。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君子率文多於質，何必相半也？朱子曰：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亦勝包注。然君子質有其文，文有其質，而後可也。斑斑相雜，未可也。且學欲文質彬彬者也，豈不期然？若不期然，乃非學已。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則以文為禮樂，似有據者。然晉公子重耳、趙衰、吳王光、革皆以文稱，而不必禮

樂也。又按表記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養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鄭玄曰：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是謂周民之敝。則此章所謂文者，亦可知也。曰：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

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意與朱
註同而不及彼簡且析文與質以二其跡則不知文
質矣云德行不必皆有豈謂朝會聘問之類各有其
德行耶是則不知德行矣不知文質不知德行何足
以解論語哉

第十六章人之生也直

人之生活以其正直也相欺罔者刑戮之民也其相欺
罔而生者幸而免焉爾夫子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蓋當時多不直者故其言如此也

包氏曰誣罔正直之道非矣程子曰罔不直豈以為

欺罔取含糊已甚

程子語固理學之見程子理學豈不然乎然謂人之
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亦理學之語且謂人
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則予應之曰人之
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故知生理之直爾今
不言理則已言理如物子乃不知事理者也程子罔
字含糊耳定為誣罔近誣之矣夫人之有德善不善
各異而其不善者不可謂之德而善者非多有之何
必有德然後生存雖無德者苟不違禮能免於刑戮
雖不知禮苟直而不罔亦免於刑戮也故曰人之生

也直罔訓無詩書多有之而論語無例焉罔之相罔也與朋友信之同法是乃論語字法而諸家不知之故其說皆誤耳韓愈筆解不可從也

第十七章知之者

知之好之樂之謂先王之道也

好與嗜不同已見第二章張氏以好為嗜且五穀之譬不當為若譬之五穀知者豈翅知其可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好者豈翅食而嗜之或病不欲食之亦勉強而食之也樂者豈翅嗜之而飽乎知其勝肉知其勝果知其勝菜蔬知養人非此不可者也敬夫之論

不唯不知此章亦不知五穀者爾

物子不知好字故以張說為盡耳

第十八章中人以上

此言誨入之道也

朱註得之張說長甚

王朱並得之而互有長短物子惡宋儒故取王注然章意甚明不待解也後世豈不知其義然古時得人而語與後世著書以言勢不得同故若此章不明者爾聖人之道示諸行事固然然禮樂既崩何以觀其行事何以得自喻則不得不聒之均聒之乎性理禮

樂一耳

第十九章

樊遲問知

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之義。坊記所言即是其
 事。文多不載。表記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
 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
 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祭義曰。祭不
 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少儀曰。毋瀆神。春秋傳曰。莊公
 三十二年七月有神降莘。內史過往。聞。請命。反曰。請
 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緡公使祝應宗。區史
 噐。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噐曰。緡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

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緡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楚語曰。昭王問於觀射父曰。
 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
 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
 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
 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
 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
 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
 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

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作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章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夫子又答樊遲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坊記曰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儒行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皆與此同也

獲不待解此章答於問仁與答於問崇德同則若因樊遲之失而告者然未可必爾

化道二字何未切之有所謂施諸治民者非亦化道
 民之義乎民訓人義訓宜古固有之未可非焉但於
 此章不可耳務民之義者其見遠也敬鬼神而遠之
 其知明也故謂之知謂明於天人之分達於幽明之
 故故謂之知者非矣駁朱子加効字其深刻已甚

第二十章 知者樂水

韓詩外傳曰問者曰夫知者何以樂於水也曰水者緣
 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知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
 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
 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

品物以正此知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
 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
 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
 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
 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
 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亦
 載之而文多焉說苑又曰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
 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
 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
 行深者不測似知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

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
 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既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
 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知者壽
 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
 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家語與此
 章雖不同非悖也此蓋上二句古語而下四句則孔子
 釋之者也蓋知者利仁利仁故動動而得仁故樂此其
 所以樂水也仁者安仁安仁故靜靜則能固故壽此其
 所以樂山也
 樂娛樂也非喜好也

上二句何以非孔子時雖但以下有此四句知其為
 古語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卿大夫在治平為然
 豈孔子之事乎在孔子時雖卿大夫世官者徒守先
 王之法言不出謀發慮而可哉此引孝經不知時也
 不知孔子也禮樂娛樂古音不別也論諸學而篇矣
 夫既為二音則又因義別音文字之常也朱子為五
 教反豈私作此音者乎解以為喜好則不得不注此
 音故但辨其字義可也論其音聲不可也

第二十一章 齊一變

呂氏春秋曰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

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史記齊世家曰：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後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貨殖傳曰：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疆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魯世家曰：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之時，齊猶強盛，然於道為遠。魯則弱衰已甚，然於道為近。故齊陳逆曰：事子我而有私於

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其後漢興項王已死楚地皆降
 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
 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
 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司馬遷又曰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
 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又云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
 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則孔子時可知也道者文武周公
 之道也

何註非明白也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
 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狂

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
 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脩睦鄭氏曰大道謂五帝之時也何氏蓋據
 此然所謂大道者上古公平之道而魯失文武之道
 豈能一變至大道乎孔子固志於大道故嘆魯失文
 武之道爾何氏不善讀禮運輒取以解論語可謂妄
 矣以為先王之道何不通之有所謂不通者乃不通
 耳又按所謂大道者即老聃莊周之所稱而其意輕
 禮義故與孔子不同也又如大道不器大道不隱唯
 對小道言也如生財有大道猶言達道也如楚昭王

知大道乃天道之誤寫耳非明白也

第二十二章 觶不觶

說文曰觶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觶。从角瓜聲。特牲饋食禮記曰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觶。四觶一角一散。鄭玄曰。舊說云。爵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韓詩說云。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觶。賈公彥曰。爵觶以下升數無正文。韓詩雖有升數亦非正經。故引

舊說為證也。諸說如此其詳不可復考。為夫先王之禮事為之器。器為之名。雖微物鮮所遺焉。故觶而違其制。名雖觶實非觶。故曰觶不觶。觶也。蓋傷禮器之漸亡也。

觶禮器也。故孔子所傷在禮。何氏以為國政之喻。宋注亦外禮解之。豈不迂乎。且觶之為酒器其制不可復考。而云不為稜也。其臆度耳。觶非木簡。物子取楊氏辨而不取其所以引之誤。固是矣。至謂乃舊制而大之。乃其臆度耳。

第二十三章 宰我問

井有仁焉。假設之微言。志本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以此為問。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知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是欺與罔之辨也。論語之文。皆奇而巧。若以有仁之仁為仁人。又改為人字。則凡而拙。皆不知微言。故其見如此爾。

孔子欲行道。雖陷於禍。亦所不顧。而人亦不能禍之。千載之下。猶能知之。宰我豈不知之。但其求仁或未

至。故有此問。則非諷之。而仁者非指孔子也。井有仁焉。其以為微言。得之。其為之鮮。失之。其微在不解耳也。固決辭。然又有疑辭。問辭。不可執一也。夫仁一德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故仁而陷於禍者。世固有之。而君子成德之稱。故宰我問仁者。孔子答以君子。豈足以為諷之證乎。夫宰我言語之士。而才大不及子貢。且有短喪晝寢之失。則人之輕視之。不亦宜乎。何必回護。

第二十四章 君子博學以文

此孔子所以教人也。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論語精義 卷之六
我以文約我以禮。易傳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博學以文也。博學，博文也。取其
中禮者以守之於身故曰約之。以禮，鄭玄曰：弗畔不違
道。夫學文不可不博，然其所載多端，苟非約之以禮，則
或違道不啻於無益焉。故其言如此也。

朱注贅而不切

文者固詩書禮樂也。然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儒行云：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如周任臧文仲
立言之士，不以其遺言皆文也。列國各有春秋，是亦
文也。故曰多識前言往行，若獨在詩書禮樂，豈謂之

博乎？夫先王之道，博則從其博，約則從其約。如欲約
先王之道而納之其身，即所謂畔者也。至曰非禮不
能分禮與先王之道而二之，故又自合之曰博學。詩
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即詩書禮樂之禮，非有
二也。然則詩書與樂乃不可約之身，取其所微亦不
當矣。曰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
從邪說也。豈以所博學為不在前言往行而在諸子
之新漸者取，蓋不知所謂文者以為專在詩書禮樂
故其謬如此耳。

第二十五章 子見南子

南子衛靈公夫人宋女子姓也通宋朝出太子蒯聵而靈公惑之蓋淫而媚者也史記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矢誓也詩曰之死矢靡他否不善也詩云未知臧否天厭之天厭吾德也春秋傳云天而既厭周德矣夫子嘗曰天生德於予故此云然也

史記注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孔安國曰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朱注為勝之而揚用修則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而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

矣。樂肇云云。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悅者。不悅夫子之仕。非不悅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張燧曰。史記謂孔子見南子。非也。家語云。孔子適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

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蓋魯之南。削耳佛肸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誓。比類以觀。則知非衛之南子。而魯之南子必矣。南蒯事詳見左傳。未嘗稱南子焉。且其叛也。在昭十二年。時孔子二十三歲。豈宜有此事。張說不可從也。謂矢為陳固不當。其為直告。亦未當。且無其徵。以否為否。屈否塞文理不順。皆反不及朱注耳。凡盟誓者。先有所設之辭。而後有盟誓之言。如所不與。崔慶者。是其所設。而不及誓。晏子輒奪而易之。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於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歛。是其所誓在。有如上帝而所乃設辭也。朱子不善讀古文。故云所誓辭也耳。物子所言皆其臆度。不及先儒遠甚。

第二十六章 中庸之為德也

中無過不及也。庸平常可行也。故中庸者上下賢愚之所通行。然以其至。故能久行者少矣。說文曰。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下來也。故德之不高者不顯明者。能達其所達者。皆謂之至德。戴記中庸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

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謂以其不顯明。雖或行之而不自知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謂其平常可行者。而不知之。故捨其近而易。乃求遠而險。又雖或知之。不能久行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謂顏淵能知之。又能久行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此謂其近而易。但不可不久行。故甚難也。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謂其不高不顯明也。故對高明云爾。

中庸其義不一。戴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以中和為中庸之義也。鄭氏曰：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何氏注論語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是併戴記本文與鄭注以成此解也。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是謂無過不及。可常行也。荀子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

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是謂中材之齊民也。北史列女傳論曰：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其德業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是謂事之近而易，可以為常者也。至程子則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亦不專用之，故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而出程說於圈外也。至字諸家未考之。鄭氏注戴記云：中庸為道至美。朱子云：至極也。並失之。民鮮久矣。戴記作民鮮能久矣，其意章章。故鄭氏云：人罕能久行，得之何氏則云：民鮮能行此道久矣。

非適今而程朱因之並失之矣

以中庸為樂德牽強傳會故其說迂而長也中庸者
平常可行之稱孝悌忠信之類而無所定指故曰回
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或謂之德或謂之道以其無所定指也夫子不云
乎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故非以中庸為道顧反非
耳不知至字強為之說其襲何注謬民鮮久矣亦坐
不知至字且易傳不可為徵何牽合之甚哉

第二十七章 如有博施於民

博施廣施恩惠也濟眾濟其患難也何事於仁不啻於

仁也聖莫盛於堯舜能治天下之民然不得盡施恩惠
不能無貧人窮民疾病夭札猶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子貢所問雖堯舜亦所病堯舜所病則自古所
無故語以仁之方也取己欲立之意而先立人取己欲
達之意而先達人是乃近取譬而為仁之道莫善於此
此即恕也

仁與聖其分甚明固不待辨豈理與地之異哉己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自彼體用之說言是非用
乎謂狀仁之體何哉仁之成狀成體者乃國治天下
平人各得其所是已博施濟眾堯舜所病而謂之聖

人功用謂仁至難言然則仁重於聖也豈謂孔子謬
言耶所謂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是乃其體
用之說以恕為仁之用者不足怪也五十衣帛七十
食肉蓋聖人養老之事當其時也蓋非欲少者亦然
何者少者衣帛食肉則無老少之序且至其老無復
所優也聖人之道固治九州之內者豈願其外乎但
不拒其來貢耳且夷狄禽獸之民非從禮樂之教者
也要之不知博施之為施惠以為施治施政之施則
不得濟衆之解故其說如是謂是乃為仁之方雖博
施濟衆亦由此進亦不得其解者耳

辨朱子仁聖之謬固得之矣但以仁為仁人而引下
文仁者是其所泥耳

論語考卷之六

淡海宇士新先生臨歿以遺書屬大典
禪師其論語考僅自學而至八佾三卷
五十年前已刻行於世學者讀之無不
一怨嗟不觀其餘篇戊午之夏師被
召來於江戸官事之暇手校自里仁
至雅也三卷附以旁譯謂二三子曰此
書雖未得全而其於讀六經者得益不
尠矣於是輯請刻之家塾欲使世之知

士新者與前卷合觀而同於予志也予
將刻之適師之訃問至嗟乎悲哉不使
此刻供師覽實為終身遺憾也今也工
告竣於是乎士新之屬師其意得全則
輯之請師亦可謂得同全而後方知師
之遺言庶不空乎於世豈皆能之無不
享和辛酉中秋後三日予賀輯謹撰卷

大坂宇士條先生朝野心書



享和二年壬戌九月

江戸 下谷池ノ端仲町

須原屋 伊八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發行

